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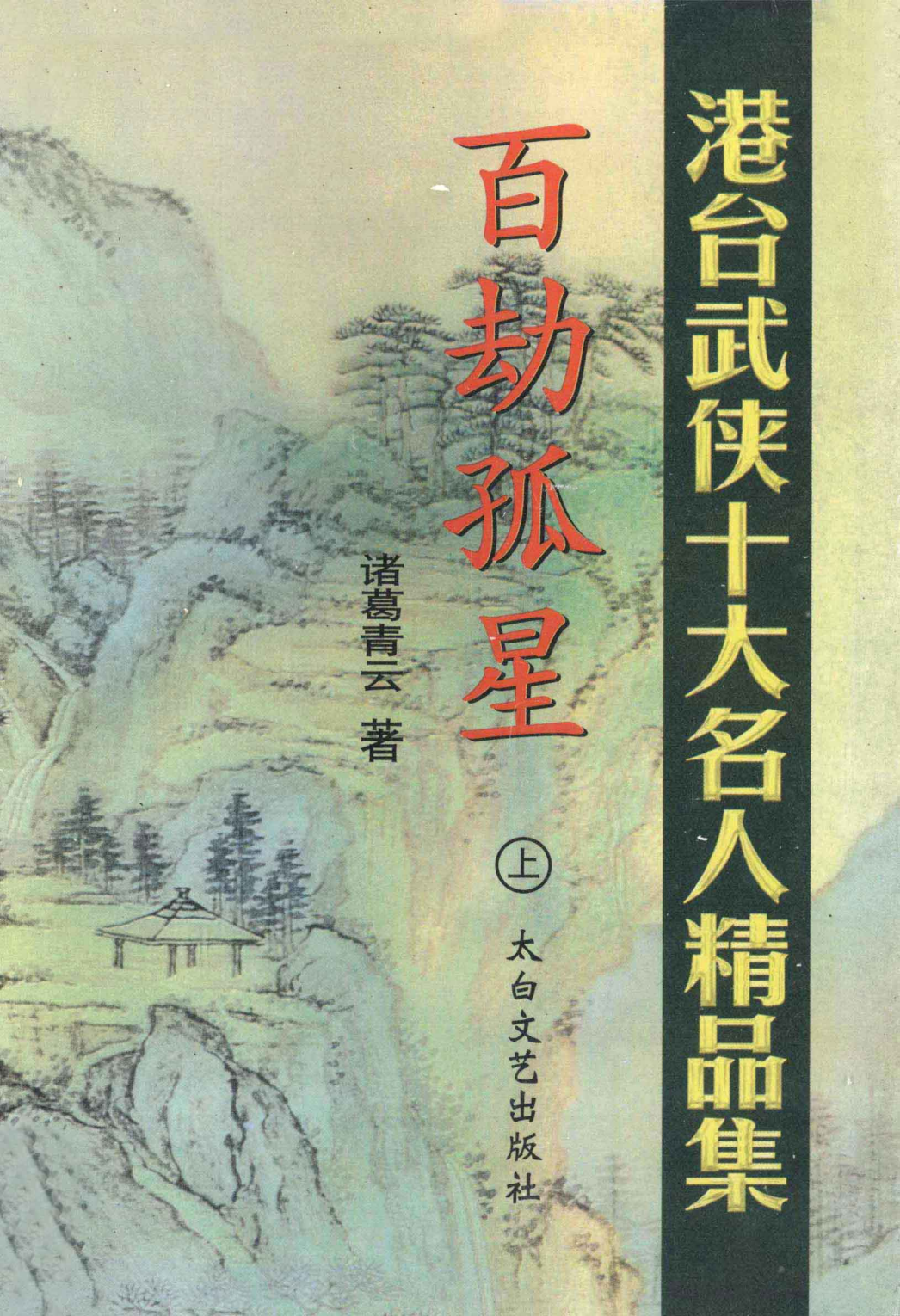
港台武侠十大名人精品集

百劫孤星

诸葛青云 著

①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港台武侠十大名人

精品集

# 百劫孤星

星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内 容 提 要

20年前，一场大火，将“聚贤庄”毁于一旦，庄内老幼六人死伤逃逸，惨不忍睹……

20年来，一位自称“负心遁客”的隐者，带着年轻弟子沐天仇隐居深山，理名匿姓，苦练神功，伺机复仇，他的仇敌究竟是谁？

带着师傅交给的“四灵秘帖”，沐天仇历尽艰辛，四处寻找秘帖中所示的人或物，途中结识了“关中大侠”黄衫客及女侠宇文娇、于玉凤，并于偶然中闯入鲜为人知的“神工谷”。这“神工谷”内，群雄云集，谷主于成龙更是冠冕宇内的第一高手。20年来，他隐姓埋名，四处招揽人才，苦心经营这块神秘老营，以图时机成熟，开谷问世，除掉20年来的心腹之患，称霸武林。“神工谷”总管卜新亭，更是一位胸藏万机的人物，他文达武通，行事莫测，智慧超人，将谷内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，深得谷主赏识。这里隐藏了太多的诡秘……

这一切无不和20年前的那场血案仇怨有关。恶魔是否最终得到惩罚，天仇是否得到伸报，请打开这本书本，透过其中的刀光剑影及诡谲故事，一切终会了然……

# 目 录

楔 子	四灵秘帖 .....	( 1 )
第 一 章	紫麟之头 .....	( 5 )
第 二 章	红龟之甲 .....	( 38 )
第 三 章	义结金兰 .....	( 74 )
第 四 章	神工谷 .....	(110)
第 五 章	玉凤之心 .....	(147)
第 六 章	地裂坑没 .....	(182)
第 七 章	巧计安排 .....	(217)
第 八 章	一代枭雄 .....	(251)
第 九 章	各显神工 .....	(286)
第 十 章	心如蛇蝎 .....	(323)
第 十 一 章	友乎敌乎 .....	(356)

## 楔子 四灵秘帖

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……

李谪仙的诗句，空灵蕴藉，着实迷人；但“月色”二字，确也够美，尤其四更山吐，残夜楼明，窗外鸡声，天涯兔影，耿耿星河，天光欲曙时的一钩沉月，亦越发美得迷离，美得凄清，美得令人魂消！

在天光将曙之际，夜色本来最深，尤其是“北天山”的“秘魔谷”中，因危峰夹峙，星月齐遮，更复一片暗黑，虽还不到伸手不见五指地步，但也足以使那些谷中嵯峨树石，形相不清，几化作令人见而生怖、张牙舞爪的狰狞魔影！

谷口，有条人影在飘。这人影，像烟般轻，像云般逸，像风般疾，显然身具上乘武学！

他是一个儒生打扮的白衣人，剑眉星目，英挺无伦，年龄约莫在二十一二光景。

这白衣书生仿佛对于“秘魔谷”的谷中路径极熟，飞驰于森森林立的树石暗影之中，毫无迟疑阻碍。

到了一片参天峭壁之下，白衣书生便止步肃立，口中低啸三声。

第三声啸罢，石壁脚下，一阵“隆隆”石响，有块山石，自动移开，现出了一个黑暗洞穴。

白衣书生刚刚入洞，便有个相当苍老的语音问道：“是仇儿吗？”

白衣书生恭身答道：“弟子沐天仇，参见恩师……”

沐天仇的话音未了即顿，略一迟疑，又复问道：“恩师，你……你的语音，怎……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苍老？”

暗影中人，长叹一声答道：“流光容易催人老，昨日红颜今白头，语音变苍，算得什么？仇儿，你再看看我这盈额华发！”

话音甫落，便有一点火星，从那暗影中人的指尖弹出。

这点火星，是飞向壁间一盏巨大油灯之上。

灯光一亮，景象立明，当地是间宽大石室，室中蒲团之上，端坐着一位青衫文士。

这位青衫文士，年龄最多只有四十四五，貌相极为秀朗，但却已华发满头，一片灰白。

沐天仇双膝跪倒，满面惶急地，失声问道：“恩师，仇儿离谷，不过半年，你……你怎么竟……”

青衫文士摇头接口道：“仇儿起来。半载光阴，并不算多，但这一百八十余日之中，由于天良生愧，每天都使我食难下咽，每夜都使我睡难安枕，也就够令人憔悴苍老的了！”

沐天仇站起身形，双眉一蹙，目注青衫文士问道：“恩师，你……你老人家到……到底是有什么天良愧咎之事？”

青衫文士苦笑不答，反而向沐天仇问道：“仇儿，你愿不愿意帮我弥补这项愧咎？”

沐天仇挑眉说道：“恩师说哪里话来？弟子不辞粉身碎骨……”

青衫文士摆手截道：“够了，我给你看件东西。”

说完，从怀中取出四封柬帖，向沐天仇递去。

沐天仇接过一看，见那四封柬帖，均都封固，表面上分别书有“紫麟之头，苍龙之皮，红龟之甲，玉凤之心”以及“一二三四”顺序编号字样。

沐天仇看得莫名其妙，愕然问道：“恩师，这……这是……”

青衫文士正色道：“这是我要你去找的四件东西，每找到一件东西，才许开启一封柬帖，若能完全办到，我的毕生愧疚，或许可以清弭。但其中蕴藏了各种艰难凶险，仇儿，你……你愿意……”

沐天仇不等青衫文士话了，便目闪神光，毅然答道：“恩师，仇儿身受你老人家天高地厚的教育深恩，自然不避千艰，何辞万死……”

青衫文士慰然笑道：“好，我再告诉你一桩必须注意之事。”

沐天仇恭身肃立，静听青衫文士说道：“你寻找‘紫麟之头，苍龙之皮，红龟之甲，玉凤之心’等四件东西时，最好顺序而为，倘若万不得已，则前三件可以颠倒，但‘玉凤之心’，却必须放在最后。”

沐天仇连连点头，青衫文士又道：“尤其记住，每寻着一件东西，便立即开启柬帖，遵示行事；决不许因心中好奇，妄自提前开拆！”

沐天仇把那四封柬帖，谨慎贴身藏好，陪笑说道：“恩师放心，仇儿决不敢稍违严命！”

青衫文士脸上现出一丝安慰神色，挥手笑道：“好，你去办吧！”

沐天仇失声叫道：“仇儿久别慈颜，恩师竟不让我稍亲警颜，要……要我立刻就走？”

青衫文士叹道：“你还不走则甚？在你未能把这四件事儿办妥之前，我如卧针毡，片刻难安。仇儿既体师恩，难道还忍心要我镇日天良愧疚，身心煎熬地多受罪么？”

沐天仇悚然一惊，恭身下拜道：“徒儿敬遵师命，就此告别。”

青衫文士脸色一寒，沉声说道：“记住事未办妥，不许回山，纵然回来，我也不放你进洞，不承认你是我弟子。”

沐天仇一身冷汗地，拜别青衫文士，转身走出洞府。

他才出洞府，“隆隆”石响起处，门户便又告封死。

沐天仇摸着贴身而藏的“四灵秘帖”，边自缓步前行，边自喃喃苦笑说道：“麟头、龙皮、龟甲、凤心，这四件东西，均是罕世难睹之物，却……却叫我到哪里去寻？哪里去找？”



## 第一章 紫麟之头

走遍了万水千山，踏遍了丛林密径，着实把沐天仇寻得焦急不堪，但慢说是“紫麟之头”，就是一条麒麟尾巴，或半点麒麟踪影，也未发现。

他除了找，并在问，但闻言之人，不是摇头，便多半是都笑着答以：“自从春秋之世以后，很少有人看见这种象征祥瑞之物！”

如今是在“终南山”的一处悬岗飞瀑之侧，沐天仇正在瀑下，负手徘徊，眉间深笼忧色！

他来此之故，是为了听得这座山崖，名叫“麒麟崖”，遂想碰碰运气。但在崖前崖后，转了半日，除去看出山形似兽外，根本寻不着任何与麒麟有关迹象。

沐天仇正自满心烦恼，空中一阵雁鸣。

他闻声翘首，目注当空，见有数十只鸿雁，排列成人字形，从自己头顶飞过。

沐天仇苦笑暗忖：“恩师是要自己寻找‘紫麟之头’，以致如此艰难，若是要找紫雁……”

念方至此，领队前飞的第一只和第二只鸿雁，突然双双敛翼下坠！

沐天仇见这两只雁儿，坠得蹊跷，遂微闪身形，把他们凌空接住。

接雁在手，细一察看，他处并无伤痕，两只鸿雁均是于头下咽喉要害之上，沁出粟米大小的一点血渍。

沐天仇心中一惊，知道雁儿是被人用飞针飞刺等细小暗器，贯喉而死！

高空取雁，一射两只，伤在同一部位，所用又是极为细小之物，则此人功力相当高明，决不在自己之下！

沐天仇想到此处，业已发觉身后有人赶来。

他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年约十五六岁，相当清秀的绿衣少女，从崖后转出，站在两三丈外，向他扬眉叫道：“相公，请你把这两只雁儿，还我好么？”

沐天仇因对方年岁太轻，诧然问道：“这两只雁儿，是你射的？”

绿衣少女摇了摇头，娇笑答道：“我哪有这俊本领，是我家小姐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崖角后起沥沥莺声，娇叱道：“秋菊，你不去拾雁，却在和谁讲话？”

随着这沥沥莺声，转出了四条青影。

这是三个绿衣少女，簇拥着一位白衣女郎。

三个绿衣少女和名叫秋菊的绿衣少女，年龄差不许多，那位白衣女郎则稍为年长一些，约莫在二十上下。

四片绿叶，已均美得夺目，这朵白花，更是美得惊人；尤其她美得淡而不艳，雅而不俗，那份清丽风神，委实恍疑月殿嫦娥，绝似凌波仙子！

沐天仇几曾见过这等人物，不禁看得一怔。

这时，秋菊业已闪身纵到那白衣女郎身畔，向她低低说了几句。

白衣女郎起初似有愠色，但向沐天仇看了一眼，突又嫣然笑道：“这位仁兄若是喜爱野味，我就把这雁儿奉赠如何？”

沐天仇赶紧抢前两步，含笑说道：“姑娘说哪里话来，这雁儿既是姑娘射落，自应奉还，沐天仇怎敢夺爱？适才只是对于姑娘神技，万分钦折而已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把两只雁儿，向秋菊递过。

秋菊接过雁儿，白衣女郎却目注沐天仇，扬眉问道：“沐兄，你为何眉笼忧色？”

风萍初识，一开口便叫“沐兄”，足见这位姑娘的性格相当爽朗！

沐天仇苦笑答道：“是来此寻找……”

白衣女郎不等他说完，便自娇笑说道：“沐兄是寻人？还是寻物？我对‘终南山’中的一切情事，均颇熟悉，或许可以为你略尽绵薄？”

沐天仇不善谎言，率然答道：“我是来找麒麟……”

“麒麟”二字，把那白衣女郎听得失声一笑！

沐天仇方自俊脸一红，白衣女郎又复妙目流波，嫣然笑道：“外号‘麒麟’之人，武林中倒有几个；沐兄若想寻找真正的‘麒麟’，恐怕便踏遍八荒四海，历经五岳三山，也绝难如愿的了！”

沐天仇被她一言提醒，双目发直地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呀！……号称‘麒麟’之人？……”

白衣女郎惊讶于对方的神色失常，含笑说道：“沐兄不知道么？我来对你提供几位：‘毒麒麟’包天雄、‘双角麒麟’孔修、‘紫面麒麟’莫四……”

沐天仇更吃一惊，目注白衣女郎，抱拳问道：“请教姑娘，这个‘紫面麒麟’莫四，是什么样的人？住在何处？”

白衣女郎笑道：“这是一个业已金盆洗手的江洋巨寇，他归隐之处，就在‘华山’脚下的‘莫家庄’中，沐兄要寻之人，莫非就是他么？”

沐天仇剑眉一蹙，苦笑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，但在未曾见着这‘紫面麒麟’莫四之前，我还拿不准他是否我要找之人。”

白衣女郎点了点头，轩眉笑道：“我告辞了，沐兄异日再路过‘终南’，不妨光临‘神工谷’内的‘小桃源’寒舍，容我略尽地

主之谊。”

沐天仇恭身称谢说道：“多谢姑娘美意，沐天仇若过‘终南’，必来拜谒！”

白衣女郎目注秋菊叫道：“秋菊，把那雁儿分给沐相公一只。”

秋菊双现梨涡，盈盈倩笑地，递过一只鸿雁。

沐天仇刚一摇手，白衣郎便自笑道：“沐兄莫要推托，一来雁儿味美，可充下酒妙物，二来我所用暗器，尚留雁颈，你异日来访，不妨持作标记，便成佳客；否则‘小桃源’寒舍之中，门禁相当森严，外人是难越雷池的呢！”

她这末后一语，不禁把沐天仇听得傲气微动，双眉一挑，就在他挑眉之际，那白衣女郎业已率同四名绿衣俊婢，转身姗姗离去。

沐天仇不好意思把对方叫回，想起自己业已应允异日前来拜访，却尚未探询这位白衣女郎姓名，不禁摇了摇头，哑然失笑。

他边自失笑自己糊涂，边自把雁儿的咽喉伤口，略为弄开，果从颈间拔出一根细小暗器。

这根暗器，似针非针，似刺非刺，长才盈寸，只比人发略粗，但沐天仇自幼便经乃师服以各种灵药，禀赋极好，目力甚强，看出那细小暗器的近尾端处，竟镌有一个宛若针尖的草书“凤”字。

沐天仇有此发现，遂知那白衣女郎若非姓“凤”，便是芳名或外号之中，与“凤”有关。

他随师隐居“天山”，出道未久，可以说跟女孩子们，从未打过交道，但人人好色，理之常情，仅仅风萍偶聚，数语交谈，那位白衣女郎的天人颜色，绝代风姿，便深深镂刻在沐天仇的脑中心上！

沐天仇对她印象深刻之故，对方的风华太美，固然足以致之，但那白衣女郎刚才一口一声“沐兄”亲切称呼，以及邀他重游“终南”，再图良晤的殷勤情意，却是更大因素！

从来不识相思味，识得相思却皱眉！沐天仇真皱眉了。余霞散绮，暮霭笼山，黄昏迷蒙之中，每一株树，每一块石，在他眼内看起来，都似披上了一件素色云裳，几成那白衣女郎绝代倾城的风鬟雾鬓！

起初，他有点陶醉，但转眼间这“陶醉”情怀却变为惊惧！

因为沐天仇警觉自己身上的责任太重，“紫麟头，苍龙皮，红龟甲，玉凤心”等四件东西，到哪里去找？若找不全，对于昊天罔极的无上师恩，却是如何报答？

虽然，由于白衣女郎的指点，知道有位“紫面麒麟”莫四，隐居在“华山”山脚下的“莫家庄”中，但对方业已急流勇退，金盘洗手。这种人向受江湖尊敬，自己身为侠义，与莫四又无什么一天二地之恨，三江四海之仇，难道就这样平白无端地闯进“莫家庄”，把那“紫面麒麟”的人头割下？

沐天仇遇见了难题，以“难题”解“相思”，虽颇有效，但驱虎吞狼，狼去虎来，他心头上仍然充满了一片迷惘！

刚才在他幻觉之中，是满山白衣，到处丽影，如今则形相虽变，幻觉犹存，仿佛目光所及之下，到处都是糜身牛尾的紫色麒麟！

“白色”令人醉，“紫色”令人迷，沐天仇惶惑于迷醉之间，只得乞灵“黄色”！

所谓“黄色”，是“酒”！曹孟德在“短歌行”中，早已说过，“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！”

沐天仇恰好有只白衣女郎所赠的雁儿在手，便寻个山村酒店，命店家入厨庖制，买醉浇愁！

雁儿味美，酒儿味醇，加上满心迷惑，满腹相思，沐天仇哪得不喝了个酩酊大醉？

乘着酒兴，连夜赶奔“华山”，沐天仇心想，不管怎样，且先见了这位“紫面麒麟”莫四，看看他人品如何，再定处理办法。

两百多里路程，对武林奇侠说来，算不了什么。沐天仇翌日清晨，便到了“华山”脚下。

他本来宿醒未解，酒意犹存，但等他一来到“莫家庄”前，那点余醺酒意，自便全被惊醒！

使沐天仇吃惊之故，并不是这“莫家庄”前，刀枪密布，剑戟如麻，而是纸灰飞舞，素旌高悬，流露出一片丧葬景况！

仅从全庄带孝的气派看来，沐天仇已自心跳，再一探问之下，死者正是该庄庄主，“紫面麒麟”莫四！

沐天仇几乎晕倒，他对一个金盘洗手归隐之人，尚且不忍无故遽下辣手，如今其人已死，难道竟去施展开棺戮尸手段？

除了“紫面麒麟”莫四以外，到哪里去找第二个“紫麟”？“紫麟之头”无法到手，又怎样向恩师交代？

沐天仇顿足长吁，欲哭无泪之下，索性大摇大摆地，向那房舍连云，气派不小的“莫家庄”中走去。

戴孝庄丁过来探问，沐天仇答道：“武林末学沐天仇路过‘华山’，闻得莫庄主福寿全归，特来吊祭！”

庄丁一面引向灵堂，沐天仇一面探询，才知莫四是前夜因急病身亡，并无子女，发妻早故，只遗下一位继室马氏。

进了灵堂，素帏白烛，一片肃穆气象，灵棺业经上盖，似已大殓。沐天仇拈香致祭，那位一身孝服的马氏夫人，在旁呜咽答礼。

冷眼偷观之下，沐天仇看出这位未亡人，只有三十来岁，颇具徐娘风韵，心中虽作悲声，脸上却无甚悲容，并向自己接连瞟了几眼。

这种动作，颇与丧礼不合，沐天仇心中一动，故意走到灵旁，向那马氏叹道：“在下久仰莫庄主英名，今日路过‘华山’，正思拜谒，谁知来迟一步，已隔人天，还望夫人要节哀顺变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一名壮汉疾步抢进灵堂，神色仓惶地，对马氏稟

道：“启禀夫人，黄衫客到！”

马氏的脸上神色，也是一紧，扬眉冷冷说道：“请，举哀乐！”  
壮汉领命退去，廊下乐声立起。

马氏换了一副神情，向沐天仇低声说道：“沐相公请至客房待茶如何？贱妾少时还有事请教！”

沐天仇慢应一声，转身向灵堂之外，缓缓走去。

他久闻“黄衫客”之名，是中原侠义道上的一条铁铮铮的汉子，却不知为何这“莫家庄”人物，一闻黄衫客前来吊祭，均有点面带惊容……

念方至此，一条雄纠纠的汉子，业已大踏步地抢进灵堂。

此人，年约四旬，豹头虎额，虬髯盈颊，长相极为威猛，穿了一件葛布长衫，双目顾盼有神，显然内力极佳，武学不弱！

但他那一双顾盼生威的炯炯眼神之中，却似喷射出熊熊仇火，并隐隐蕴含着懊丧神色！

沐天仇有此发现，遂不肯走出灵堂，略一偏身，站在堂口。

黄衫客才进灵堂，目光一注灵棺，便自扑簌簌地，滚下泪珠。

沐天仇看得心中诧异道：“黄衫客久负侠名，想不到竟与一个昔年绿林巨寇，结有这深交谊？”

这时，马氏已不跪在灵旁，站起身形，向黄衫客冷冷说道：“黄大侠，我丈夫等你多年，可惜，你迟迟不来……”

黄衫客语音呜咽，接口说道：“我不是迟迟不来，是远在关外，无法分身；否则，早就来找你丈夫，为我结义大哥，报复血海深仇的了！”

沐天仇这才知道黄衫客不是与莫四交厚，而是与他有一种间接仇恨。

马氏道：“黄大侠莫要懊丧，莫四虽死，马芬犹在，常言道‘夫债妻还’，你要报你拜兄之仇，尽管把我碎尸万段就是！”

黄衫客闻言之下，不禁带泪狂笑！

马芬讶道：“黄大侠你笑什么？莫非我说错了话么？”

黄衫客虎目一张，神光电射答道：“你的话儿并未说错，但却太以小看我黄衫客了！”

马芬皱眉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黄衫客应声答道：“恤孤矜寡、济弱扶倾，是侠义男儿本职，你丈夫已死，我怎会把为拜兄报仇之事，加到你这寡妇头上？”

马芬竟变色叱道：“你不找我，却要找谁？难道放我丈夫不过，还想戮尸雪恨？”

黄衫客神情凛然，向厅中灵棺，看了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马夫人，请你借我一件东西！”

马芬挑眉叫道：“黄大侠尽管说吧，马芬早准备以一条性命，为夫还债；你便要我的心肝脏腑，我也立即剖腹献上！”

黄衫客笑了一笑，道：“马夫人太以言重，我要的只是一杯水酒。”

马芬怔了一怔，侧顾在灵堂中的侍应庄丁叫道：“酒来！”

庄丁取来托盘，盘中放着一把银壶，和一只磁质酒杯。

黄衫客自行斟了一杯酒儿，擎在左手，右手掣出一把匕首，虎目中，又复泪如泉落，转身向外，仰头向天叫道：“林大哥在天之灵默鉴，小弟该死，一步来迟，莫四已告辞世，常言道：‘人死不记仇’，无法再向棺中尸骨，及所遗孀妇，有所报复！只得藉这一杯水酒祝告英灵，并自削一指，以惩小弟迟来之罪，尚请大哥多加宽宥为祷！”

祝毕，酒洒于地，右手寒光闪处，果然把左手尾指，一挥而落！

沐天仇看得怵目，听得惊心，他一方面极度敬重这位黄衫客，真是条举措光明磊落的血性侠义汉子，另一方面却又深为自己惭愧焦虑！

黄衫客既能尊重江湖中“人死不记仇”之语，宁可断指莫兄，



自己怎么还好意思仍想开棺戮尸，把莫四的头颅割下？

他正愧疚交迸之际，那位身为未亡人的马芬，已从托盘中提起银壶，也自斟了一杯水酒。

黄衫客目注马芬问道：“马夫人你也斟酒则甚？”

马芬正色说道：“多蒙黄大侠义释前仇，未亡人理应代表亡夫，向林大侠在天之灵，奠酒一拜！”说完整衣拜倒，也把那杯酒儿洒在厅中石砖之上。

黄衫客方自点了点头，取药敷上左手小指断处，马芬又斟了一杯酒儿，双手捧着，向他递来。

黄衫客道：“马夫人，你已祭奠过林大侠，这杯酒儿，又算何意？”

马芬含泪说道：“先夫于昔年误伤林大侠后，心中便愧疚难安，临终时且深以此事为念，如今既蒙黄大侠宽怀谅解，慰及黄泉，未亡人更是感激万分，今无以为报，只好敬你一杯水酒的了！”

黄衫客想了一想，扬眉笑道：“好，马夫人，我接受你这杯敬酒，但愿你今后安份守己，莫再介入这血腥江湖……”说至此处，业已接过酒杯，一倾而尽！

马芬见黄衫客饮下酒儿，便拭去泪痕，换了一副愉悦神情，含笑叫道：“黄衫客，一杯水酒，不够意思，我另外还准备了一件珍贵东西送你！”

黄衫客听她改了称谓，不叫“黄大侠”，竟直呼自己为“黄衫客”，不禁怔了一怔。等到马芬话完，便立即皱眉问道：“在下黄衫漂泊，浪迹江湖，向来视金银如粪土，鄙富贵若浮云，你不必再送我什么东西……”

马芬如今已毫无悲容，“格格”一笑，接口说道：“你不必推托，我要送你的这件东西，是人生必需之物，无论王侯将相，贩夫走卒，皆有莫大用处，如今并已陈设在灵堂之中。你是久闯江湖，见识深广之人，不妨猜一猜看！”